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記
第九十五回 假合真形擒玉兔 真陰歸正會靈元

卻說那唐僧憂憂愁愁，隨著國王至後宮。只聽得鼓樂喧天，隨聞得異香撲鼻。低著頭，不敢仰視。行者暗裡欣然，丁在那昆盧帽頂上，運神光，睜火眼金睛觀看。又只見那兩班綵女，擺列的似蕊宮仙府，勝強似錦帳春風。真個是：娉婷嫵娜，玉質冰肌。一雙雙嬌欺楚女，一對對美賽西施。雲髻高盤飛彩鳳，蛾眉微顯遠山低。笙簧雅奏，簫鼓頻吹。宮商角徵羽，抑揚高下齊。清歌妙舞常堪愛，錦砌花團色色怡。

行者見師父全不動念，暗裡啞嘴誇稱道：「好和尚，好和尚。身居錦繡心無愛，足步瓊瑤意不迷。」

少時，皇后、嬪妃簇擁著公主出鵲宮，一齊迎接，都道聲：「我王萬歲，萬萬歲。」慌的個長老戰戰兢兢，莫知所措。行者早已知識，見那公主頭頂上微露出一點妖氛，卻也不分兇惡。即忙爬近耳朵叫道：「師父，公主是個假的。」長老道：「是假的，卻如何放他現相？」行者道：「使出法身，就此拿他也。」長老道：「不可，不可，恐驚了主駕。且待君、后退散，再使法力。」

那行者一生性急，那裡容得，大咤一聲，現了本相，趕上前，揪住公主罵道：「好孽畜！你在這裡弄假成真，只在此這等受用，也儘夠了；心尚不足，還要騙我師父，破他的真陽，遂你的淫性哩。」謊得那國王呆呆掙掙，后妃跌跌爬爬，宮娥綵女無一個不東躲西藏，各顧性命。好便似：

春風蕩蕩，秋氣瀟瀟。春風蕩蕩過園林，千花擺動；秋氣瀟瀟來禁苑，萬葉飄搖。刮折牡丹欖檻下，吹歪芍藥臥欄邊。沼岸芙蓉亂撼，臺基菊蕊鋪堆。海棠無力倒塵埃，玫瑰有香眠野境。春風吹折芰荷亭，冬雪壓歪梅嫩蕊。石榴花瓣，亂落在內院東西；岸柳枝條，斜垂在皇宮南北。好花風雨一宵狂，無數殘紅鋪地錦。

三藏一發慌了手腳，戰兢兢抱住國王，只叫：「陛下，莫怕，莫怕，此是我頑徒使法力，辨真假也。」

卻說那妖精見事不諧，掙脫了手，解剝了衣裳，掙掙頭，搖落了釵環首飾。跑到御花園土地廟裡，取出一條確嘴樣的短棍，急轉身來亂打行者；行者隨即跟來，使鐵棒劈面相迎。他兩個吆喝喝，就在花園內鬥起。後卻大顯神通，各駕雲霧，殺在空中。這一場：

金箍鐵棒有名聲，確嘴短棍無人識。一個因取真經到此方，一個為愛奇花來住跡。那怪久知唐聖僧，要求配合元精液。舊年攝去真公主，變作人身欽愛惜。今逢大聖認妖氛，救援活命分虛實。短棍行兇著頂丟，鐵棒施威迎面擊。喧喧嚷嚷兩相持，雲霧滿天遮白日。

他兩個殺在半空賭鬥，嚇得那滿城中百姓心慌，盡朝裡多官膽怕。長老扶著國王，只叫：「休驚，請勸娘娘與眾等莫怕。你公主是個假作真形的，等我徒弟拿住他，方知好歹也。」那些妃子有膽大的，把那衣服、釵環拿與皇后看了，道：「這是公主穿的戴的，今都丟下，精著身子，與那和尚在天上爭打，必定是個妖邪。」此時國王、后妃人等才正了性，望空仰視不題。

卻說那妖精與大聖鬥經半日，不分勝敗。行者把棒丟起，叫一聲：「變！」就以一變，以百變千，半天裡，好似蛇遊鱗攪，亂打妖邪。妖邪慌了手腳，化道清風，即奔碧空之上逃走。行者念聲咒語，將鐵棒收做一根，縱祥光一直趕來。將近西天門，望見那旌旗閃閃，行者厲聲高叫道：「把天門的，擋住妖精，不要放他走了。」真個那天門上有護國天王帥領著龐、劉、苟、畢四大元帥，各展兵器攔阻。妖邪不能前進，急回頭，使短棍，又與行者相持。

這大聖掙鐵棒，仔細迎著看時，見那短棍兒一頭尖，一頭細，卻似春確白的杵頭模樣，咤咤一聲，喝道：「孽畜！你拿的是甚麼器械，敢與老孫抵敵？快早降伏，免得這一棒打碎你的天靈。」那妖邪咬著牙道：「你也不知我這兵器，聽我道：

仙根是段羊脂玉，磨琢成形不計年。

混沌開時吾已得，洪濛判處我當先。

源流非比凡間物，本性生來在上天。

一體金光和四相，五行瑞氣合三元。

隨吾久住蟾宮內，伴我常居桂殿邊。

因為愛花垂世境，故來天竺假嬋娟。

與君共樂無他意，欲配唐僧了宿緣。

你怎欺心破佳偶，死尋趕戰逞兇頑？

這般器械名頭大，在你金箍棒子前。

廣寒宮裡搗藥杵，打人一下命歸泉。」

行者聞說，呵呵冷笑道：「好孽畜啊！你既住在蟾宮之內，就不知老孫的手段，你還敢在此支吾？快早現相降伏，饒你性命。」那怪道：「我認得你是五百年前大鬧天宮的弼馬溫，理當讓你。但只是破人親事，如殺父母之仇，故此情理不甘，要打你欺天罔上的弼馬溫。」那大聖惱得是「弼馬溫」三字，他聽得此言，心中大怒，舉鐵棒劈面就打；那妖邪掙杵來迎。就於西天門前，發狠相持。這一場：

金箍棒，搗藥杵，兩般仙器真堪比。那個為結婚姻降世間，這個因保唐僧到這裡。原來是國王沒正經，愛花引得妖邪喜。致使如今恨苦爭，兩家都把頑心起。一衝一撞賭輸贏，劉語劉言齊鬥嘴。藥杵英雄世罕稀，鐵棒神威還更美。金光湛湛幌天門，彩霧輝輝連地里。來往戰經數回，妖邪力弱難搪抵。

那妖精與行者又鬥了數回，見行者的棒勢緊密，料難取勝，虛丟一杵，將身幌一幌，金光萬道，徑奔正南上敗走。大聖隨後追襲。忽至一座大山，妖精按金光，鑽入山洞，寂然不見。又恐他遯身回國，暗害唐僧，他認了這山的規模，返雲頭徑轉國內。

此時有申時矣。那國王正扯著三藏，戰戰兢兢，只叫：「聖僧救我。」那些嬪妃、皇后也正惶惶，只見大聖自雲端裡落將下來，叫道：「師父，我來也。」三藏道：「悟空立住，不可驚了聖躬。我問你：假公主之事，端的如何？」行者立於鵲宮外，又手當胸道：「假公主是個妖邪。初時與他打了半日，他戰不過我，化道清風，徑往天門上跑，是我吆喝天神擋住。他現了相，又與我鬥到數合，又將身化作金光，敗回正南上一座山上。我急追至山，無處尋覓，恐怕他來此害你，特地回顧也。」國王聽說，扯著唐僧問道：「既然假公主是個妖邪，我真公主在於何處？」行者應聲道：「待我拿住假公主，你那真公主自然來也。」那后妃等聞得此言，都解了恐懼，一個個上前拜告道：「望聖僧救得我真公主來，分了明暗，必當重謝。」行者道：「此間不是我們說話處，請陛下與我師出宮上殿，娘娘等各轉回宮，召我師弟八戒、沙僧來保護師父，我卻好去降妖。一則分了內外，二則免我懸掛。謹當辨明，以表我一場心力。」國王依言，感謝不已。遂與唐僧攜手出宮，逕至殿上。眾后妃各各回宮。一壁廂教備素膳，一壁廂召八戒、沙僧。須臾間，二人早至。行者備言前事，教他兩個用心護持。這大聖縱筋斗雲，飛空而去。那殿前多官，一個個望空禮拜不題。

孫大聖逕至正南方那座山上尋找。原來那妖邪敗了陣，到此山，鑽入窩中，將門兒使石塊擋塞，虛怯怯藏隱不出。行者尋一會，不見動靜，心甚焦惱，捻著訣，念動真言，喚出那山中土地、山神審問。少時，二神至了，叩頭道：「不知，不知，知當遠接，萬望恕罪。」行者道：「我且不打你。我問你：這山叫做甚麼名字？此處有多少妖精？從實說來，饒你罪過。」二神告道：「大聖，此山喚做毛穎山。山中只有三處兔穴，亙古至今，沒甚妖精，乃五環之福地也。大聖要尋妖精，還是西天路上去有。」行

者道：「老孫到了西天竺國，那國王有個公主被個妖精攝去，拋在荒野。他就變做公主模樣，戲哄國王，結綵樓，拋繡毬，欲招駙馬。我保唐僧至其樓下，被他有心打著唐僧，欲為配偶，誘取元陽。是我識破，就於宮中現身捉獲。他就脫了人衣、首飾，使一條短棍，喚名搗藥杵，與我鬥了半日，他就化清風而去。被老孫趕至西天門，又鬥有□數合。他料不能勝，復化金光，逃至此處，如何不見？」

二神聽說，即引行者去那三窟中尋找。始於山腳下窟邊看處，亦有幾個草兔兒，也驚得走了。尋至絕頂上窟中看時，只見兩塊大石頭，將窟門擋住。土地道：「此間必是妖邪，趕急鑽進去也。」行者即使鐵棒，搗開石塊。那妖邪果藏在裡面，呼的一聲，就跳將出來，舉藥杵來打行者掄起鐵棒架住。謊得那山神倒退，土地忙奔。那妖邪口裡嚷嚷突突的罵著山神、土地道：「誰教你引著他往這裡來找尋？」他支支撐撐的抵著鐵棒，且戰且退，奔至空中。

正在危急之際，卻又天色晚了。這行者愈發狠性，下切手，恨不得一棒打殺。忽聽得九霄碧漢之間有人叫道：「大聖，莫動手，莫動手，棍下留情。」行者回頭看時，原來是太陰星君，後帶著姮娥仙子，降彩雲到於當面。慌得行者收了鐵棒，躬身施禮道：「老太陰往那裡去？老孫失迴避了。」太陰道：「與你對敵的這個妖邪，是我廣寒宮搗玄霜仙藥之玉兔也。他私自偷開玉關金鎖，走出宮來，今經一載。我算他日下有傷命之災，特來救他性命。望大聖看老身饒他罷。」行者喏喏連聲，只道：「不敢，不敢。怪道他會使搗藥杵，原來是個玉兔兒。老太陰不知，他攝藏了天竺國王之公主，卻又假合真形，欲破我聖僧師父之元陽，其情其罪，其實何甘？怎麼便可輕恕饒他？」太陰道：「你亦不知，那國王之公主，也不是凡人，原是蟾宮中之素娥。□八年前，他曾把玉兔兒打了一掌，卻就思凡下界，一靈之光，遂投胎於國王正宮皇后之腹，當時得以降生。這玉兔兒懷那一掌之仇，故於舊年私走出宮，拋素娥於荒野。但只是不該欲配唐僧，此罪真不可道。幸汝留心，識破真假，卻也未嘗傷損你師。萬望看我面上，恕他之罪，我收他去也。」行者笑道：「既有這些因果，老孫也不敢抗違。但只是你收了玉兔兒，恐那國王不信，敢煩太陰君同眾仙妹將玉兔兒拿到那廂，對國王明證明證：一則顯老孫之手段，二來說那素娥下降之因由，然後著那國王取素娥公主之身，以見顯報之意也。」

太陰君信其言，用手指定妖邪，喝道：「那孽畜還不歸正回來。」玉兔兒打個滾，現了原身。真個是：

缺唇尖齒，長耳稀鬚。團身一塊毛如玉，展足千山蹄若飛。直鼻垂酥，果賽霜華填粉膩；雙睛紅映，猶欺雪上點胭脂。伏在地，白襪襪一堆素練；伸開腰，白鐸鐸一架銀絲。幾番家吸殘清露瑤天曉，搗藥長生玉杵奇。

那大聖見了，不勝欣喜，踏雲光，向前引導。那太陰君領著眾姮娥仙子，帶著玉兔兒，徑轉天竺國界。此時正黃昏，看看月上。到城邊，聞得譙樓上播鼓。那國王與唐僧尚在殿內，八戒、沙僧與多官都在階前，方議退朝，只見正南上一片彩霞，光明如晝。眾擡頭看處，又聞得孫大聖厲聲高叫道：「天竺陛下，請出你那皇后、嬪妃看者：這寶幢下乃月宮太陰星君，兩邊的仙妹是月裡嫦娥。這個玉兔兒卻是你家的假公主，今現真相也。」那國王急召皇后、嬪妃與宮娥、綵女等眾朝天禮拜，他和唐僧及多官亦俱望空拜謝。滿城中各家各戶，也無一人不設香案，叩頭念佛。正此觀看處，豬八戒動了慾心，忍不住，跳在空中，把霓裳仙子抱住道：「姐姐，我與你是舊相識，我和你耍子兒去也。」行者上前，揪著八戒，打了兩掌，罵道：「你這個村潑獸子！此是甚麼去處，敢動淫心？」八戒道：「拉閑散悶耍子而已。」那太陰君令轉仙幢，與眾嫦娥收回玉兔，徑上月宮而去。行者把八戒揪落塵埃。

這國王在殿上謝了行者，又問前因道：「多感神僧大法力捉了假公主。朕之真公主，卻在何處所也？」行者道：「你那真公主也不是凡胎，就是月宮裡素娥仙子。因□八年前，他將玉兔兒打了一掌，就思凡下界，投胎在你正宮腹內，生下身來。那玉兔兒懷恨前仇，所以於舊年偷開玉關金鎖走下來，把素娥攝拋荒野，他卻變形哄你。這段因果，是太陰君親口才與我說的。今日既去其假者，明日請御駕去尋其真者。」國王聞說，又心意慚惶，止不住腮邊流淚道：「孩兒，我自幼登基，雖城門也不曾出去，卻教我那裡去尋你也？」行者笑道：「不須煩惱，你公主現在給孤布金寺裡裝風，今且各散，到天明我還你個真公主便是。」眾官又拜伏奏道：「我王且心寬，這幾位神僧乃騰雲駕霧之佛，必知未來過去之因由，明日煩神僧同去一尋，便知端的。」國王依言，即請至留春亭擺齋安歇。此時已近二更。正是那：

銅壺滴漏月華明，金鐸叮嚀風送聲。
杜宇正啼春去半，落花無路近三更。
御園寂寞鞦韆影，碧落空浮銀漢橫。
三市六街無客走，一天星斗夜光晴。

當夜各寢不題。

這一夜，國王退了妖氣，陡長精神，至五更三點，復出臨朝。朝畢，命請唐僧四眾，議尋公主。長老隨至，朝上行禮。大聖三人，一同打個問訊。國王欠身道：「昨所云公主孩兒，敢煩神僧為一尋救。」長老道：「貧僧前日自東來，行至天晚，見一座給孤布金寺，特進求宿，幸那寺僧相待。當晚齋罷，步月閑行，行至布金舊園，觀看基址，忽聞悲聲入耳，詢問其由。本寺一老僧，年已百歲之外，他屏退左右，細細的對我說了一遍道：『悲聲者，乃舊年春深時，那老僧正明性月，忽然一陣風生，見一女子擲之於地，那僧問之，那女子道：『我是天竺國國王公主，因為夜間玩月觀花，被風刮至於此。』』那老僧多知人禮，即將公主鎖在一間僻靜房中。惟恐本寺頑僧污染，只說是妖精，被他鎖住。公主識得此意，日間胡言亂語，討些茶飯吃了；夜深無人處，思量父母悲啼。那老僧也曾來國打聽幾番，見公主在宮無恙，所以不敢聲言舉奏。因見我徒弟有些神通，那老僧千叮萬囑，教貧僧到此查訪。不期他原是蟾宮玉兔為妖，假合真形，變作公主模樣，他卻又有心要破我元陽。幸虧我徒弟施威顯法，認出真假。今已被太陰星收去。賢公主見在布金寺裝風也。」

國王見說此詳細，放聲大哭。早驚動三宮六院，都來問及前因，無一人不痛哭者。良久，國王又問：「布金寺離城多遠？」三藏道：「只有六□里路。」國王遂傳旨：「著東西二宮守殿，掌朝太師衛國。朕同正宮皇后帥多官、四神僧，去寺取公主也。」當時擺駕，一行出朝。

你看那行者就跳在空中，把腰一扭，先到了寺裡。眾僧慌忙跪接道：「老爺去時，與眾步行，今日何從天上下來？」行者笑道：「你那老師在於何處？快叫他出來，排設香案接駕，天竺國王、皇后、多官與我師都來了。」眾僧不解其意，即請出那老僧。老僧見了行者，倒身下拜道：「老爺，公主之事如何？」行者把那假公主拋繡毬，欲配唐僧，並趕捉賭鬥，與太陰星收去玉兔之言，備陳了一遍。那老僧又磕頭拜謝。行者攬起道：「且莫拜，且莫拜。快安排接駕。」眾僧才知後房裡鎖得是個女子，一個個驚驚喜喜，便都設了香案，擺列山門之外，穿了袈裟，撞起鐘鼓等候。

不多時，聖駕早到。果然是：

繽紛瑞靄滿天香，一座荒山條被祥。
虹流千載清河海，電繞長春賽禹湯。
草木沾恩添秀色，野花得潤有餘芳。
古來長者留遺跡，今喜明君降寶堂。

國王到於山門之外，只見那眾僧齊齊整整，俯伏接拜；又見孫行者立在中間。國王道：「神僧何先到此？」行者笑道：「老孫把腰略扭一扭兒，就到了。你們怎麼就走這半日？」隨後唐僧等俱到。長老引駕，到於後面房邊，那公主還裝風胡說。老僧跪指道：「此房內就是舊年風吹來的公主娘娘。」國王即令開門。隨即打開鐵鎖，開了門。國王與皇后見了公主，認得形容，不顧穢污，近前一把摟抱道：「我的受苦的兒啊！你怎麼遭這等折磨，在此受罪？」真是父母子女相逢，比他人不同，三人抱頭大哭。哭

了一會，敘畢離情，即令取香湯，教公主沐浴更衣，上輦回國。

行者又對國王拱手道：「老孫還有一事奉上。」國王答禮道：「神僧有事吩咐，朕即從之。」行者道：「他這山，名為百腳山。近來說有蜈蚣成精，黑夜傷人，往來行旅，甚為不便。我思蜈蚣惟雞可以降伏，可選絕大雄雞千隻，撒放山中，除此毒蟲。就將此山名改換改換，賜文一道敕封，就當謝此僧供養公主之恩也。」國王甚喜，領諾。隨差官進城取雞；又改山名為寶華山。仍著工部辦料重修，賜與封號，喚做「敕建寶華山給孤布金寺」；把那老僧封為「報國僧官」，永遠世襲，賜俸三□六石。僧眾謝了恩，送駕回朝。

公主入宮，各各相見。安排筵宴，與公主釋悶賀喜。后妃母子，復聚首團圓。國王君臣亦共喜，飲宴一宵不題。

次早，國王傳旨，召丹青圖下聖僧四眾喜容，供養在華夷樓上。又請公主新妝重整，出殿謝唐僧四眾救苦之恩。謝畢，唐僧辭王西去。那國王那裡肯放，大設佳宴，一連吃了五六日，著實好了獸子，盡力放開肚量受用。

國王見他們拜佛心重，苦留不住，遂取金銀二百錠、寶貝各一盤奉謝。師徒們一毫不受。教擺鑾駕，請老師父登輦，差官遠送。那后妃并臣民人等俱各叩謝不盡。及至前途，又見眾僧叩送，俱不忍相別。行者見送者不肯回去，無已，捻訣，往巽地上吹口仙氣，一陣暗風，把送的人都迷了眼目，方才得脫身而去。這正是：

沐淨恩波歸了性，出離金海悟真空。

畢竟不知前路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